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四十四至五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黃其㮾

史記集解卷四十四

宋 裴駰 撰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於是為畢姓其後絶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

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

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為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

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強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曰斯也魏文侯元年秦靈

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

築雒陰合陽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内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

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内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

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

子叱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駟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 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於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

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南平陽縣也 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 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

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 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

我於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藺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是為惠王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倍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

於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

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我取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

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録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

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

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騶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

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年代趙二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彫陰徐廣曰在上郡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

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虜聲子於濮也）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

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在上黨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無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别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醳衛不以王為主故寶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

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

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

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晉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於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河渭絕一日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

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木請予秦南陽（徐廣曰在修武）以和蘇代

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徐廣曰郪丘一作廩丘又作邢丘郪丘今為宋公孫秦昭王謂左右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

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

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

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使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

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

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
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
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地無罪而再奪之國
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
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
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
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
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鄳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徐廣曰一無此字名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脩武軹縣有茅亭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皋滎陽亦屬鄭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鄉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

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徐廣曰一作城也）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閑止作監字閑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郡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

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

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寗徐廣曰朝歌有寗鄉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内走蒙驁魏太

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漢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十五年景湣王卒

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反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集解卷四十四

史記集解卷四十五

宋　裴駰　撰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

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於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

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吴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

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

丙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黄池徐廣曰魏在平丘取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内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許慎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

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號為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縣音於乾反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鯫申差於濁澤徐廣曰一云鯫申差長杜有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

秦賂以一名郡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内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絶和

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絶強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

也已有伐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赧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痤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曰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

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眛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為太子時蟣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蝨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蝨而内之其聽公必矣

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煑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

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庱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楚相國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

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殽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人雍氏楚人敗然爾時張儀已死十年矣蘇代又謂秦太后弟羋戎徐廣曰號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蝨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蝨為事必以韓合於

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
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
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
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蝨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齊
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
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
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
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

敗我師於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閒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為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徐廣曰一作筌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

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臯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

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史記集解卷四十五

史記集解卷四十六

宋 裴駰 撰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賔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

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

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覊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恵也不敢當髙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為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徐廣曰一作竝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

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

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

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

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監一作闞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

采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卻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

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

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賔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徐廣曰一作盤代立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

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三年太公

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

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絶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

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𠮛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

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攫之深徐廣曰以爪持也攫音已足反醳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

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髠見之曰善說哉髠有愚志願陳諸前

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黄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絀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駃騠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糸氂能挈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

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

王懋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名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

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三十五年公孫閲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

歎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獘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獘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

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為師救韓趙臣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徐廣曰表曰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

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録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説之士期會於稷下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煑棗將拔徐廣曰在濟陰寃朐齊兵又

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摶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

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

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

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注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齊王曰噫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

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而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賔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

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治宋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

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

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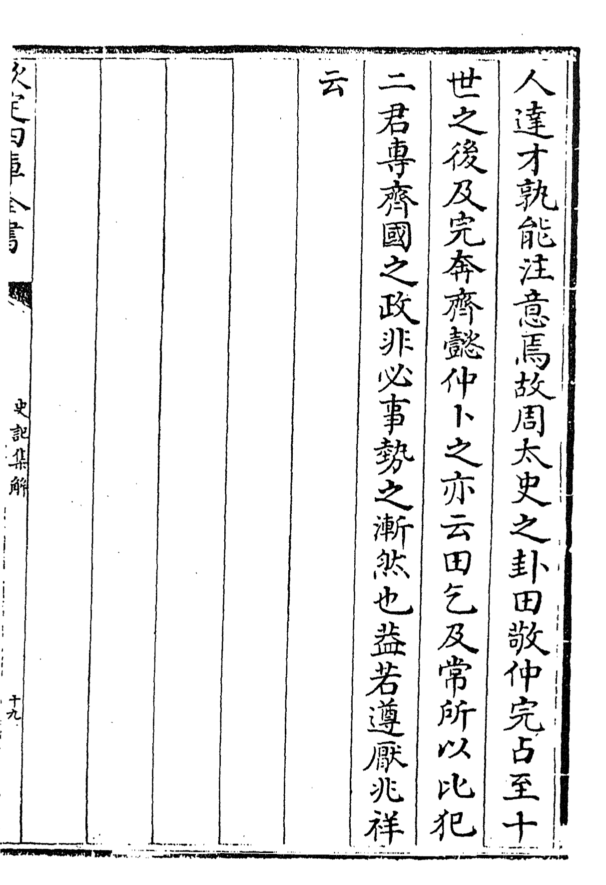
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

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

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内有共縣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

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恐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柏閒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


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史記集解卷四十六

史記集解卷四十七

宋 裴駰 撰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

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葢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

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粥饘粥餬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君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

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葢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

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

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説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

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

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羵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

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騆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駰案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於是

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

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

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曰今在祝其縣也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

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
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
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
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
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
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
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
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

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郈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郈鄉亭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

(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公斂處父(服虔曰成宰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羊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

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具職容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王肅曰膰祭肉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𡚁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禄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

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致死也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

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翱翔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

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槨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

陳王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鷙鳥今之鶚也楛矢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生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

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

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

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

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硜硜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

然而黑（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頎而長兮）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望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葢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犨又作竇鳴犢舜華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

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内太子蒯

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

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

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

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

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

耰而不輟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何晏曰為其不達己意而非己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

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包氏曰丈人老者蓧草器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年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

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

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故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我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

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台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

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下車也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

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

我欲名之可乎對曰欲名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

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名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

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

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也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何晏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所慎齊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

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罕言之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玄曰唯辯而謹敬也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儐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色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

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瞽盲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修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怳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巷黨人童子曰

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

河圖八卦是也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者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歿之證故云爾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知已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

也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

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絶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遥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王肅曰萎頓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王肅曰傷道之不行也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

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謂聖人知命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慭且也一老謂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王肅曰疚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毋以自為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

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閒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

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

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

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集解卷四十七